

從《偷書賊》到《克雷的橋》 馬格斯·朱薩克 故事成就你我

「故事成就我們。」澳大利亞作家馬格斯·朱薩克（Markus Zusak）這樣對記者說，「故事告訴我們『我是誰』，而也許在我們出生以前，我們就已經開始成為即將成為的人。」人生軌跡的鋪展如此玄妙，冥冥中似乎有所指，那是一種直覺，也是一種本能。

這位因為暢銷書《偷書賊》（The Book Thief）而風靡全球的作家，睽違13年後推出新作《克雷的橋》（Bridge of Clay），又一次驚艷了讀者。下個月，朱薩克將造訪香港國際文學節，與讀者分享自己的寫作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國際文學節提供



朱薩克的母親來自德國，父親來自奧地利。小時候在廚房中，朱薩克和兄弟們常聽父母講以前的故事，那些二戰時的德國孩子們、散落在地上的麵包塊、散發着陰霾氣息的集中營……瑣碎的片段如種子落在他心中，直到多年後在《偷書賊》中，長成絕望與希望交織的故事。

「從16歲起我就喜歡沉浸在小說的世界中，你知道它不是真的，但當你置身其中，你相信它就是真的。那時候我就想：我希望能夠做這個。」在《偷書賊》出版之前，朱薩克已經出版過四部小說：《敗犬》（The Underdog, 1999）、《拳師魯賓》（Fighting Ruben Wolfe, 2000）、《追馬子》（When Dogs Cry a.k.a. Getting the Girl）及《傳信人》（I am the Messenger, 2002）。2005年《偷書賊》面世，盤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230周，全球銷售破1,600萬本，更被改編成電影。對於當時30歲的朱薩克而言，寫作生涯的發展似乎頗為順利，問他是否也被出版社拒絕過，「當然！」他說，「我曾被拒絕過7次，5次在首稿之後，兩次是第三稿。到了第四稿，書終於被出版了。哪怕到今天想起來，我都覺得幸運極了。」

《偷書賊》的故事發生在二戰期間，藉由死神之口，講述9歲小女孩莉賽爾在戰火中顛沛流離，卻一次次藉由閱讀度過人生的艱困時刻。朱薩克說，在創作時從沒有想像過這本書會造成巨大的迴響。「《偷書賊》的美妙在於我曾以為它將是最不受歡迎的書。當時我想，故事被設定在納粹德國，由死神來敘述……誰想讀這個？但它對我來說是獨一無二的，它讓我突然意識到，如果說在那之前我完成的四本書對我而言意味良多，而它，對我來說就意味着所有。它改變了我的生活，遠超過我言語能夠解釋的。」透過《偷書賊》，朱薩克向自己的父母以及他們的故事致敬，也正是那些在二戰中的成長故事與人物吸

引他去想像，一個女孩如何在殘酷的生活中懷抱希望的微光，去偷書，去閱讀，而那微光，照亮了她周圍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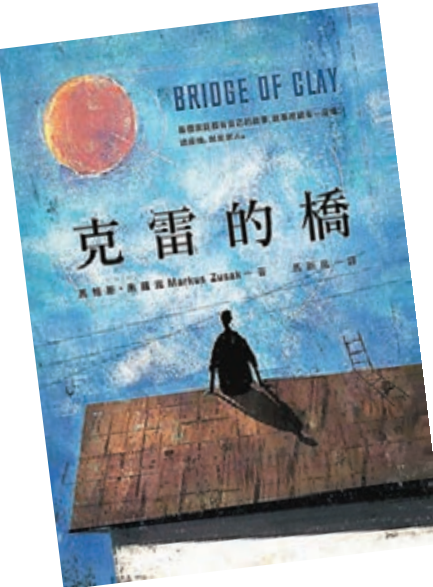
「故事造就我們。」朱薩克說，「我26歲的時候寫出《偷書賊》，對我來說並不是太令人驚奇的事。我有一個故事，我對它的質感有一種直覺和本能，跟隨着它往下寫，我學到更多。我在寫這本書途中遭遇很多障礙，但我總能感覺到我想要的是什麼，我想要尋找的是什麼。我一直寫，沒有停下，直到我感到它完全對味。」

書寫生活中的巨大時刻

在《偷書賊》席捲書市後，朱薩克卻消失了，直到13年後才帶來自己的新書《克雷的橋》。與《偷書賊》發生在大時代下的命運刻畫不同，《克雷的橋》將目光投向看似平靜的家庭生活。母親病逝，離家多年的父親突然回來，提出要大家一起造橋。五兄弟中，只有克雷答應了父親的要求。克雷（Clay）在英文中有「黏土」的意思，這座橋是否能修復家人破裂的關係？

「我們總覺得日常生活悶又波瀾不驚，但我們會墜入愛河、會經歷身邊人的離世、會在廚房中爭吵……我並不覺得在《克雷的橋》中我在書寫日常生活。我在寫的，是當人們開始新生活時那巨大的旅程，以及那些城市/鄉村/郊區生活中的重大時刻。克雷與曾經拋棄他和四個兄弟的父親一起建造一座橋……我覺得在我們的生活中都有那樣的時刻——有那些我們想要建造或保存的東西——而我想要進入這些時刻，並為其喝彩。」

朱薩克說，花13年的時間來完成《克雷的橋》是不容易的旅程，「我歷上《偷書賊》給我的一切來冒險。在某種意義上，也許我是決定了只想去寫那些我難以寫出的書。於是，我開始了《克雷的橋》的挑戰——比《偷書賊》更艱難，對讀者來說也更具挑戰。而當你決定了不想寫兩本同



樣的書，你會發現你需要更多的時間。每寫一本書，你都在學習新的語言。」

在《偷書賊》與《克雷的橋》中，朱薩克都選擇了孩子作為主角，不論是描述人生的黑暗時刻，還是刻畫生命中的深沉傷痛，透過孩子的目光，故事似乎有了不一樣的溫柔色彩。「這感覺很自然，比如《偷書賊》的主角只能是個小女孩，這是從開始時就覺得只有這樣才對味。《克雷的橋》中的克雷也一樣，他的名字的語意雙關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個故事中，有些元素來得自然而然，有些則需要你極度努力去達成，讓小女孩和小男孩擔綱主角則是其中比較容易的部分。這也令得人物的努力看起來更偉大。我想，他們是對抗成人世界的年輕人。」

今年初，朱薩克曾造訪台北書展，他形容在台灣碰到的讀者們「溫暖、知識淵博又慷慨」，讓他覺得非常幸運。至於香港，他十多年前曾造訪過，這一次再來，他不給自己任何預設的想像，而希望盡情接收這個城市給予他的所有感受。

問朱薩克最近在讀什麼書，他說：「我正在讀《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Kurt Vonnegut》（寇特·馮內果短篇集）。因為他的狡黠、想像力和洞見，我們幾乎忘記了他的寫作是多麼溫暖，而正正是這些故事的溫暖是我最喜歡的。」

香港國際文學節2019

香港國際文學節2019將於11月1日至10日舉行。屆時，朱薩克將帶來三場分享，分別是11月7日的「香港國際文學節×Room to Read：與Marcus Zusak的午餐對話」、11月9日的「Marcus Zusak：《偷書賊》」及11月10日的「Marcus Zusak：《克雷的橋》」，感興趣的讀者請勿錯過。

除了朱薩克，本屆文學節還將請來劉香成、丁柚井、陳椒帆、Matthew Polly等多位作家作分享，並設有一系列精彩活動。詳情請參考：<https://www.festival.org.hk/>

《鏡之孤城》 敢於逃避，尋找自我

看過日本著名推理小說作家——「新本格派」始創者綾辻行人的《殺人時計館》，便被她環環相扣的推理情節、精密的佈局吸引着，可見他思維的厲害。而《鏡之孤城》的作者辻村深月也非常喜愛綾辻的作品，不但受他啟蒙而開始執筆，筆名的「辻」字也是源於綾辻。雖然她的寫作風格與綾辻的截然不同，但她故事裡精心設計的佈局同樣使故事結尾帶來一浪接一浪出乎意料的大逆轉，讓讀者回味無窮、讚嘆不已。

看罷故事簡介，原以為作者以在學青少年為對象，從而探討日本小說時常關注的題材——學校霸凌，藉此反映日本社會問題。但讀着讀着，辻村細膩的筆觸了無痕跡地觸動讀者心靈，發現故事更適合擁有人生歷練的成年人閱讀。受到同學欺凌但卻不被老師理解及家人體諒的故事主人翁國中女生安西心（小心）被恐懼與不安糾纏着，變成他人眼中的異類「拒學族」。她在自我封閉的時候，卻突然發現自己房間的大鏡子裡另一邊出現一座城堡，一位戴着狼面具的女孩歡

迎她到來，而且還有六名國中生在裡面，狼少女告訴他們只要在限期內找到城堡中藏着的一把鑰匙，找到的人便可以實現自己的願望。

從故事題材可見辻村很喜歡看動漫，她直言深受動漫影響，如《哆啦A夢》和《名偵探柯南》等，所以特別喜愛創作奇幻題材的故事。是次故事便以童話裡經常出現的城堡作為題材，並以國中女生角色為切入點，因每個成年人都幾乎曾經歷國中時代，她希望更多人對故事產生共鳴。故事前大部分以流暢平實和細緻的文筆描寫七位性格鮮明的國中生內心世界及他們在城堡內的互動。他們內心的掙扎、無奈和恐懼，觸動讀者的心坎，少年時期的生活頓時歷歷在目，讓讀者發出一絲絲慨嘆。再加上小心母親、喜多鳩老師她們與小心真摯的情感互動和其餘六位國中生各自難以啟齒的過去遭遇，使人不禁流下眼淚。看到故事結尾部分，便發現辻村一直為故事進行鋪墊，七位國中生加上狼少女的身份充滿懸疑感，直到結尾連串的反轉，由失望變成盼望，

到結局時更有一股暖流湧上心頭，讓人感動落淚。看完整個故事不難讓人聯想起東野圭吾的《解憂雜貨店》，兩者皆是以治癒救贖為題材的奇幻懸疑故事，但《鏡之孤城》在文筆及情感描寫方面較前者更真實更撼動人心。綜觀整個故事可以感受到辻村受動漫的影響頗深，巧妙的文筆創造了富有畫面感的故事，讀者在閱讀時恍如觀賞着一部動畫。

辻村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她的國中生活並不愉快，當時其實也不想回學校，可是卻沒有勇氣不上學，因為在絕大部分人眼中，「拒學族」逃避學校生活，是軟弱無能和不敢面對挫折的表現。為了讓人明白「拒學族」的內心世界，辻村運用大量筆墨深入剖析故事裡孩子的內心，反映出孩子選擇不上學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忍受別人對他們投來異類的目光，同時又要擔心將來的人生，這種壓力不是普通

書評
文：梨古拉
《鏡之孤城》
作者：辻村深月
譯者：劉愛雯
出版社：皇冠文化出版社

小孩子能承受得了的。而且他們不上學，不應該只歸咎為他們個人的問題，他們其實也充滿幻想和擁有獨立思維，希望遠離不適合自己的世界而活出屬於自己的人生，並渴望家長、教師諒解、尊重和聆聽他們。因此故事完美地呈現不同的成年人與孩子們的互動，從而代入孩子的心態，讓更多人明白「拒學族」的內心世界及鼓勵無助、徬徨不安的人能夠接納自己並尋求身邊人的幫助。

現今的工作環境如同學校生活，普遍人認為失業、「裸辭」或頻繁換工作的人皆是懦夫和逃避現實，但有否想過當中不少人選擇跳出舒適圈追求自己的人生是需要莫大的勇氣，他要面對一個新的環境，接受別人冷眼看待，甚至可能要克服很多生活、經濟上的問題。可見，《鏡之孤城》不但幫助讀者重拾過去青春時代的記憶以接納自己，也啟發讀者珍惜當下並同時用另一種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思想與人生。



書介

Gemini Man: The Official Movie Novelization

作者：Titan Books
出版：TITAN BOOKS



李安最新電影作品《雙子殺手》的電影小說。Henry Brogan 是美國國安局的傑出特務，年屆51歲準備退休之際，卻成了秘密殺手的目標，而這個殺手似乎可以預測 Brogan 的每一步行動，而且還具備跟自己一樣的暗殺手法！更讓他恐懼的是，他發現這個盯上自己的殺手，居然是個更年輕、速度更快的克隆人，克隆

金翅雀（上下）

作者：唐娜·塔特
譯者：劉曉樺
出版：馬可李羅



博物館出現的紅髮女孩，攫住「我」的目光。當時，母親正細訴她最愛的畫作：「金翅雀」，一隻黃色的小雀鳥，身後襯着一片蒼白背景，鐵鏈鎖着纖細腳踝——正如母親的面容。瞬間，博物館發生大爆炸，救「我」一命的，正是那個紅髮女孩。無人知道，在爆炸的漫天煙塵與神志不清下，「我」悄悄拾走「金翅雀」。這幅不該屬於「我」的畫作，與「我」的命運愈來愈密不可分，引發連串波瀾不斷的驚險事件，就像兩股洶湧交纏的暗流，將彼此捲入深不見底的黑暗之中……唐娜·塔特以大師級的寫作功力，恍若哲學家般冷靜清晰地將這段關於美好幻滅、迷失墮落、救贖追尋的懸疑故事娓娓道來，在生命最低迴的角落綻放人性與藝術的光芒。

莫斯科紳士

作者：亞莫爾·托歐斯
譯者：李靜宜
出版：漫遊者文化



1922年，蘇聯甫成立的首都莫斯科街頭，矗立在克里姆林宮附近的大都會飯店，成為亞歷山大·羅斯托夫伯爵將度過餘生的牢籠。因為一首同情革命的詩，貴族出身的他逃過死刑，卻被布爾什維克法庭判處終身不得踏出飯店一步，從寬敞的豪華套房被趕到窄小的屋頂閣樓，在一方斗室中見證了蘇聯三十年來的變革。《莫斯科紳士》是亞莫爾·托歐斯繼一鳴驚人的暢銷處女作《上流法則》後，時隔五年再度席捲書市的力作。書中慧黠的對話、令人印象深刻的諸多角色，以及輪番上演的精緻劇碼，描繪出莫斯科那段最紛亂、動盪卻也最迷人的光景。

虛實妖怪百物語：急

作者：京極夏彥
譯者：林哲逸
出版：台灣角川



在引發社會騷動的妖怪大遊行後，妖怪就此銷聲匿跡。政府一方面宣稱妖怪已被殲滅，但卻接連發表匪夷所思的政策。國民的猜疑心與攻擊性與日俱增，日本陷入空前危機，妖怪相關人士紛紛躲入富士山麓避難。然而，身為妖怪聯盟成員的榎木津平太郎等人竟在此時遭到政府的特種部隊逮捕。集結京極等人的妖怪聯盟，是否能營救夥伴、解開妖怪異象與社會亂象之謎？

命子

作者：董啟章
出版：聯經出版



董啟章最新長篇小說，寫給爸爸、寫給兒子、寫給自己。小說以父親的角度，進入存在或不存在的兒女之人生。第一部分〈命子：果〉以回憶錄/生活散文形式，寫父子的相處日常和兩人之間的相互「忍讓」，寫兒子果之執着，為人父母之甜蜜無奈，讀來生動幽默。第二部分〈笛卡兒的女兒〉，則是沒有女兒的作者，透過虛構笛卡兒的人物傳記，想像一個有女兒的人生。第三部分〈命子：花〉則虛構另一個不存在的兒子花的書信，試圖作為真實兒子的對照，也帶入自己孩提時的記憶，作為另一種隱性式父對子的期待。透過寫實、虛構、再虛構的書寫策略和角度，熔散文和小說於一爐，讓父子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接連。